

三十年此上相青童君之別號也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慎勿言有多氣山神百

精所試夜卧閉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劉京亦用此術出神仙傳今爲海神之宗劉京翰漢末人出飛步經後

女仙程偉妻口訣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  
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程偉爲漢期門郎其  
妹知房事見葛洪內

也著

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

處存其火秘驗土神何能自存者

修安也。詩道士終更到易水餌竹於山中。枕  
祿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干其飲食動  
其履屐用其枕祿彼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  
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

茲齷齪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其

性命也。祕之仙傳。

壞氣之極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  
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

真誥卷之十

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臨喪致感  
喪之哀不妄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教而傷是

本之真不外情性之自然，故其傳亦無他。惟其傳之得失，則以爲人所傳者，以爲人所傳者，以無傷之也。吾其祕之，故口傳焉。漢武臣出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曰：「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

稽神樞第一

有知其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爲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凡此後紫書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松見之者獨今達摩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道源故曰句曲從山峯分界西及北屬句容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爲跡故其里不復存昔時唐在述城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多遺一百五六十里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呼林陵之金陵非地勝之金陵矣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西左右正自此始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窓林屋之隔脊衆洞相通陰路所遇七壁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此論辨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本湖芭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篆也清虛是玉壓洞天名言華山形似已故以句曲勝與比並相貫通也今登中茅玄覆前後望諸峯巒盤石大茅爲首東行北轉又折西

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覆南北狀如左書已字之形金陵者江水不能加災禍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此河圖者禹禹所掌及洛書之屬今猶有

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  
爲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爲勺曲之山  
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  
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鵲各集山之三處時  
人至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謡乃復因鵲集之處

大茅有吳塘村以號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  
關金陵長史宅西北近長隱小岡下乃時有  
故基瓦器然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此經耕  
墾而復存者非井亦恐如長史井堙耳又小茅  
大茅大槩不見採度大茅又小茅又大槩不見  
採耳又小茅大槩不見採度大茅又小茅又大  
茅若復不應頃如此遠居二三疑昧金陵

四十餘卷存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  
感悟乃從君宣號吾之所啓發矣句曲山  
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  
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  
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  
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

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  
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  
茅山隱連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  
而諭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不爾也今  
在南宋高者爲大茅山中央有三峯連岑鼎  
立以近後宋高者爲中茅山近北一本孤峯

幽瀾洞衆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  
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  
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定錄君受作密令爾許侯北邙山在洛陽北  
數里北谷闕即孟津闕也上色黃黑而肥腴  
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  
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是無知察亦烏真靈

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  
洪波不聲此之謂也元屬詔雖山靈宇異其  
理猶同此蓋指諸金陵地脉一片地能如此耳  
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金陵古

東出通延陵向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爲長阿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埭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河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山端方嶺大橫良常謂山脈迤相屬垂至破罋資自大茅南

名之爲伏龍之地河圖遼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年矣秦之號起自楚時至秦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稱呼爲秣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易之義熙九年移治即據元熙元年徙今與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也居伏龍山因名金陵黑譽會所以徵之遂光也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

復有蕉山竹吳山方山從此疊障達于吳興諸山至于華胥窮於南海也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勑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爲金井嘗是孫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沙云兵帥仍屯居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迤西有述蓋昔乃名木蘆今是良民述蘆前十數里

知其要觀其形勢便朗明也故不曲示耳目  
君告按唐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壞所至至於寶綠正當十餘頃耳高  
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旣觀望自可  
領略粗知其處若爲仙真度世及種民者無  
患不自然得至苟其能分徒勞乎禁室必當  
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張  
欲居金陵之左右沂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  
右有源沂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沂名陽谷名  
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

壇之右可以高樓正金陵之福地也

廻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

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

澗首入大伊陽分沂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開後有小沂西流南折亦會述澗首又父

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山頂爲高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廣猶有原阜壠崕上

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翕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

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

蓋正平也向云高夷一百七十丈下夷一百三十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斯下今云上

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問也

世人採藥往往

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爲崗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

蓋正平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臨阜之上則於天爲下耳

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後說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

五里越桐栢之金庭吳勾曲之金陵養真之宅四

飛在玄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

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

門恃此而彷彿耳

在柏枝巖中北良寧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來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寢起而外口甚小以石塞之此後則西便門而外口當知此正應

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愴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

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爲喻斯蓋真微衛故能令三災不干

者出人都是山由五洞猶有鬼見來而真仙人

上之官家矣

今接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

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穎川便應徑道王屋濟虛天也元故當是爲魏武所通後仍未復真陵乃云濟齊五年然後乃得良深進内外官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

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泰始

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過

嶺上以覆培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復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爲異或應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不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

延立九月暮驛山如此之時皆未有濟即已從此後墨書皆定錄算君愛以告長史擇寫本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埋時在三茅待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固真人無所隔故失傳所稱即是登山時但云一雙

以漢武帝時啖藥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以漢威帝時啖藥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絕內遺魚以亂而此處夏月中知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烏秦皆以漢威帝時啖藥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

險阻但根無青林木夏帝靜如東閭諸山耳  
自隱居住東嶺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  
木并雜藥絕宜松柏而本無人植  
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耳茅山天市  
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  
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  
獨鶴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  
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  
可索其有小安處爲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  
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  
中央玄窓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九  
也所以名之焉天市盤石也玄帝時召四海  
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  
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窓上也句曲  
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玄帝時召四  
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填洞  
天之中央玄窓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  
鶴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  
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  
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  
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  
而不了了也青童鶴輪之迹今故分明句曲

諸記說今悉分明唯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  
不見其異趣或恐爲上木蕪沒所不論耳按  
保命趙承安登壇長嘯風雲至此則不應  
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縣名  
或在高處而陰故也當御九峰茅山也  
茅廟右服名獻既履山頂故指秉其右膝今大  
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爲驅輪迹乃無埋沒石  
壇既未覩全寶亦難測所埋又疑洞天中央  
玄窟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  
人耆老亦不復知仙入市壇處自隱居來此  
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况悠懶之徒  
令其究竟之耶斯以來得過獲者患於無良  
侶可同登陟之難獨行又覺踽踽是以遂爾  
淹稽常所駐振比日方資杖孤遊廣當委曲  
見耳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繞如狗竇旁  
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  
○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  
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  
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  
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  
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  
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  
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今  
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  
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後應向下一數里乃得至  
官宮勢入口使明者此爲內光出照不必闢而  
也者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  
之南便門亦以石墳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

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  
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  
耶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栢枝磯石穴中  
乃可議入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  
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諂譯雜闌非專請  
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於俗所以  
三月清齋使得入洞長史雖擬分高遜而形  
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獎勵耳長史  
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三月十八日十二  
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惟三月十八  
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  
俗男女家如都市之衆晉人唯共登山作靈  
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顧觀神  
真者寧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謬緘終  
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思無因得果  
矣唯隱居所住中巖茅斷清閑得無遊雜既  
去湖隔嶺人自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  
不知至於此也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  
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立宅於此以  
自蕩滌質對神鬼今按垂之爲吉如是邊襟  
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  
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  
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

間名下濟東言是司命君故宅耕鑿至肥良  
多見磚瓦故物似經住止處亦頹烈不可識  
化君此嘗是則宜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  
常大都真人語自不正的過所引處便言耳  
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綠芳連天蔽日尤  
處不可隱密即今斫伐禠隙四通九道山中  
亦皆顯露時移事與不復可推乃言良常東  
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來年劇耳良常東

鼎可容四五斛許僵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  
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  
海神使埋藏於此埋也今取高起乃石每  
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无復草木  
累石爲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爲風所倒尋古  
來章玉並聖鼎者以其兩鉢法日月三足  
法三才能烹飪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鑒

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此乙丑所  
受則長史  
往年書是甲子年中接答云直置書於述  
爐朱家靜中則非因華備楊君送之也三  
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爲往來之階  
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弃坐觀存沒哉  
此道自決求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

○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  
耳雖爾自足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寄生曲  
梢耶亦帶北洞流水其左右並  
述大路所以言淺即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  
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荒蕪漸近村墟  
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縣小近往來為易又  
近洞口所以屢及之耳外靜舍當以候游賓  
慧也顧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擇精舍地  
一篇今視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  
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老仍  
次茵山不酬金鄉至室句曲之山有名茵山  
語明知本別受之也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  
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  
此欲服金者可

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  
千斤以盤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  
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  
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无和  
其錢銅處有行  
佛亦不識尋視此山明地高下墩澗不仰  
經壠村住處恐歲代久遷勢迹乖異故也曾

音此語爲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住大震之赤城而官府各異不得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啓於此可具鑒二君雖同居華陽其儀格平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爲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漏泄真靈慎密故有此語欲戒此武其心事耳長史後答此言亦殆爲巧便此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大也恐俗人貪穀之徒知此金寶更堪能鑿搖財事由宣泄此罪真爲不輕非但爾時教戒亦傳贻無窮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

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

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堵字而由來皆作堵字印今之山西

村名闕者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

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

答今故在此山非爲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

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

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

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諭命於

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

書時已是鮑親向家人悉呼作包也答告小

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

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

之別光爲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

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

君兄弟復有他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爲直

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

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

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當後是別愛

定錄又答有後也

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致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

靈所置唯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

爲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瀼其地

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爲意此上答天市

而竟無所立也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生蒙多所

不及願告額史水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猶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

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爲

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絕

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還求游開一告大茅山

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

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

吉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寔鑒照此道南

門與小阿東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勵之

言思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告良常西南

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

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樓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

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基陸涇沒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壘寄生樹

如曲蓋爲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

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

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圖立此外靜

壇歷然相傳乃言根於此壇化告菌山至佳

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寓有

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

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啟質中君書云吾不道司命長此答既耳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

史此答既耳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

器蹏示後生益增稟屬承下亦可以立靜

舍感備告悟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

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

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此猶是傳上亦徐沉

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

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迹亦

以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

真誥卷之十二

定

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憤息而已

長史玄挺動靜

金闕南日參差漢水盈其國師昌吉是季陽陰陽同此景運

稽神樞第二

期回輪紫清臺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  
不謀而和可謂祕道藏珍真暉之上挺也子  
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

此書似是書此亦不與後玄帝相連恐非中君  
答也又長史此四書本今並不存矣

蒙君言且楊

德號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頸身陶七河

之津是為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

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

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

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

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

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

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

此所謂玄帝也

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詰問因  
條事復以開上紙也說顓頊

與五符語正同五符

鮑觀龍及妹並是其七

唯無理果一事耳

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為

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達於觀等

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弟耳根胄雖

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

主者在洞宮中觀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

亦右答在後

所以及問此兼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點治用

白牋次第如此

歲乙丑此一  
行本題誠旨

聞微肩辭所向便已聞奏幕報或是得楊若  
所傳者徐況家今猶存後所云徐備即應是  
況後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祖曾為長史門生也

昔占赤石田利近

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  
收塘壞壞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

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  
欲安耳

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  
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

堵又難立不知後當遂鑿之不今燒而欲補  
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  
門人亦於此隨水插植常無修復此惟以追  
迹兼為百姓告書疏班欲停之如何凡書

疏之興所以遲意旨既蒙眷遠親奉觀對

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

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

此蓋不欲  
引以回見  
於理極好  
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

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囁囁為欲知之

葛既  
人

昔已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  
書云廁間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閻固東  
遊玄洲不為邈絕求幹而誘之引而致之是  
為言貫于心良可啓矣參校效五靈亦復至  
耳然道游外迹未闢內真是以雲車靈轂相  
適猶遐昔曾軒華僑依此而言則如華  
倫先亦蒙真降矣蓋應

會教世事有出黑塗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  
公所病遇至不為覆水始惋是以古言有云  
逢時不遇山客朴築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  
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

真誥卷之十一